

## 中藥名作為交際用語的妙用

張福勛 郭德蔭

中藥有時候很「神」，對某些慢性病、奇特病有神奇般的療效。而在我們社會生活中，作為交際用語，傳達思想感情，中藥的藥名同樣也有著神奇的妙用。

從語言的角度來分析，這裏邊是有一些規律可尋的。譬如，借用藥名入詩、入信，通常用的是語言的表層義，也就是中藥名作為語詞的具體使用義。舉個例子來說吧。據說明代洪武年間，某藥商外出販藥未歸，其妻思念甚切，託人給他捎去一封藥名信。信是用詩的形式寫的：「君在生地如浮萍。遠志尚有香附魂。時至半夏理當歸，翹望合歡寄奴音。」這個思婦不愧是個藥商的妻子，堪稱「中藥師」了。她在每一句詩中都嵌入兩味中藥，如生地、浮萍；遠志、香附；半夏、當歸；合歡、寄奴。這既能表達自己的深情思念和美好願望，使詩意更加含蓄而有情趣，又符合人物的特定環境。從語言運用來看，也是相當嫺熟自如的。根據古書上的記載，還有個名叫陳亞的郎中，性情滑稽，曾寫過一百首藥名詩，都是用藥名的表層義，如「風雨前湖夜，軒窗半夏涼」，「前湖」諧「前胡」。「前胡」和「半夏」都是中藥名。

從深層意義上說，採用其藥性之義和作為交際語詞運用時，詞語能產生隱含、雙關、婉曲等豐富多彩的意義。如辛棄疾《千年調》上片：「卮酒向人時，和氣先傾倒。最要然然可可，萬事稱好。滑稽坐上，更對鴟夷笑。寒與熱，總隨人，甘國老。」「甘國老」即「甘草」。據《本草·草部》注引《藥性論》說：「甘草……諸藥衆中為君，治七十二種乳石毒，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，調和使諸藥有功，故號國老之名。」可知詞中巧用甘草的藥性「調和」。這裏用的就是語言的深層意蘊，借以揭露和批判投降派官吏對敵妥協的醜惡面目，粗心的讀者或對藥性不甚了解或茫無所知的人，是不容易看出來的。這種情況，有的是有難言之苦，只好借題發揮；有的則是不便明言，意有所隱而借用藥名表示情感的。如《西廂記》中崔鶯鶯讓紅娘給張生送去一個治他的病的藥方：「桂花搖影夜深沈。酸醋當歸浸。面靠著湖山背陰裏窩。這地方最難尋。一服兩服令人恁。忌的是知母未寢。怕的是紅娘撒沁。穩情取使君子，一星兒參。」這中間有六味中藥名。以「酸醋」指風欠酸丁的秀才張生，以「當歸浸」諧指當歸寢。意思是說，夜已深沈，你這酸溜溜還酸得不夠的秀才啊，也該回去就寢了。「知母」、「紅娘」既是藥名，又用來指人。最顧忌的是老母親尚未安寢，最擔心的是小紅娘太任性不經心。「兒參」即「孩兒參」，又稱「太子參」，也就是「童參」，其效用主要是清涼、退火、滋

陰。「使君子」的「君子」當然是指張生，讓他吃一點孩兒參，是對男女之情的一種相當隱晦、曲折、委婉的暗示。

藥名入詩有幾種特殊的表達方式。一是以簡稱代全稱。這是由於詩詞格律的要求或故意造成一種「錯覺」的修辭情趣而使用的。如上面所引例中的「孩兒參」，有意以「兒參」代替。又如以藥名形容將軍和紅娘的「藥對」：「大將軍騎海馬身披山甲，小紅娘坐河車頭戴銀花。」「海馬」、「河車」、「山甲」、「銀花」是「大海馬」、「紫河車」、「穿山甲」、「金銀花」的簡稱，這是為了符合對聯對仗的要求。二是用別稱。再看一個以藥名諷喻人情世故的對聯：「人參在世為官桂，厚朴傳家要細辛。」「官桂」是「肉桂」的別稱，「厚朴」通常以「川朴」名稱入藥，因為厚朴的主要產地在四川，那裏產的厚朴質量最好。三是諧音。如黃庭堅《荊州即事藥名詩八首》，其中一首：「前湖後湖水，初更半夏涼。夜闌鄉夢破，一雁度衡陽。」此處「闌鄉」是「蘭香」的諧音，「度衡」是「杜衡」的諧音，這裏若不用諧音而直接用原藥名，那詩意就變味了。四是斷稱。由於將藥名組織入詩時偶爾被句讀的需要所打斷，這時不可只顧藥名的整體性而錯解詩意；必須採用斷稱破讀。如孔平仲的《藥名詩》：「鄙性常山野，尤甘草舍中。」這兩句，每一句都有一味中藥名，即「常山」、「甘草」。按詩律要求應讀「山野」、「草舍」，與此有關聯的還有藥名的離合性，如「當從元亮賦言歸，木茹麻衣永投筆」。詩中有意將「當歸」、「木筆」兩味中藥名分開運用。以上簡單的歸類，只是為了論述方便，便於了解；其實有些含義錯綜複雜，意思十分豐富。如把「肉桂」稱為「官桂」，既是別稱，似乎又是諧音，即以「官桂」諧「官貴」，當官才是高貴，和「厚朴」忠厚樸實意思相對。又如「闌鄉」、「度衡」，既是諧音，又要破讀：「夜闌——鄉夢——破，一雁——度——衡陽。」